

语域理论指导下的译本质量分析探讨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译汉为例

邓辉敏

(广州商学院, 广州 510000)

摘要: 本文以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译林译本为语料,在韩礼德的语域理论指导下,从语义场、语旨及语式的角度,就原译文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文认为,漏译是语义丢失的主因,漏译和错译导致了源语篇与目的语语篇之间在语义场信息上的不对等;语旨可表现在说话者语气的感情色彩上,源语篇与目的语语篇之间的语旨对等可表现在译文语篇中的措辞上;中英文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语序和逻辑思维方式有异,应采用符合目标语读者逻辑思维方式的语句结构和词汇去进行重组,以达到源语篇与目的语语篇之间在语式上对等。

关键词: 功能语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语域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拜读,市面上涌现过不少版本的翻译。其中,译林版市场反响热烈,译者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令人折服,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近年来,这部鸿篇巨制重新得到审视和关注,作为重译的译者,笔者拟以功能语言学语域理论为理论框架,以译林版中的部分例子为语料进行分析和论证,以寻求实现源语篇与目的语语篇之间在语义场、语旨、语式层面对等的翻译策略,希望能为广大译者提供更丰富的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践经验。

2 理论概说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由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创立,对现代语言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理论学说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倾向的语言研究方法,在话语分析、文体学、社会语言学、翻译等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影响深远。在过去十几年中,西方一些语言学者努力尝试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去探讨翻译中的问题。例如,J. C. Catford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提出了“翻译等值论”;B. Hatim和I. Mason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分析理论为依据,从交际的角度分析各种类型的文本及其译本;R. T. Bell和M. Baker等学者也从系统功能学的角度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张美芳 2001: 78)。国内也有一部分学者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研究翻译问题,比如黄国文、王东风、司显柱、张美芳、李国庆等,他们的研究既包含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构建产生的影响,也关注翻译实践,如张美芳的《功能加忠诚——介评克里丝汀·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司显柱的《功能语言学视角

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兼评〈孔乙己〉英译本的翻译质量》以及李国庆的《〈闲情偶寄〉“节色欲”微型语域语篇中比喻修辞翻译策略探讨》等。

语域 (Register) 理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主要指的是语言使用时的各种变异现象, 由语义场 (Field)、语旨 (Tenor)、语式 (Mode) 三个变量组成 (Halliday 1994)。语场指实际发生的场景, 包括话题、内容、目的等; 语旨涉及说话人的角色、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 语式指进行交际所采用的信道、语篇的符号构成和修辞方式。三个变量共同决定了交际中使用的具体语言情况, 即语域 (邝文霞 2009: 23)。

3 译本对比分析

(1) 语义场对等

语义场指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包括语言发生的环境、谈话的话题以及参与讲话者的整个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所描述的军事历史背景当中, 参与二战的国家形成了两个政治立场完全对立的军事阵营——同盟国和轴心国。作为同盟国之首的英美在此次战争中联合对抗德国, 最终取得胜利。这些历史事实应当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最为根本的判断依据。

[1]

原文: The British Communists, who had hitherto done their worst, which was not much, in our factories, and had denounced “the capitalist and imperialist war,” turned about again overnight and began to scrawl the slogan, “Second Front Now,” upon the walls and hoardings. (Churchill, 1986: 339)

原译: 为数有限的英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 这时, 竟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 开始在围墙和板壁上涂写“立刻开辟第二战场”的标语。(YL Press 2012: 03)

试译: 为数不多的英国共产党人在我们工厂里作恶不断, 并在此前还乐此不疲地谴责这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然而, 竟在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 开始在墙上和布告牌上打出了“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标语。

分析: 从语场的层面来分析, 这个文本所处的背景是 20 世纪 30 年代, 此时的英国共产党人十分痛恨资本主义, 认为工厂就是资本主义的象征, 于是想方设法地破坏工厂。丘吉尔将其视为愚蠢的、恶劣的举动, 用 who had hitherto done their worst 一句来概括英国共产党人的恶行, 借此与后面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讥讽其墙头草的作派。然而, 对比原文与译文可发现, 这个重要的定语修饰成分在译林版中被漏译了, 它所附带的语场信息自然也丢失了, 必然造成语义的不对等, 读者无法领会他们的态度“在一夜之间就转变”有多么地滑稽和可笑。李国庆 (2008) 认为“明示语篇的深层语义场含义是最佳翻译策略之一”, 这种明示法在现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试译对前后两种情境和态度作出具体的说明, 将两者归一, 明示了语义场含义, 概念才得以完整。

[2]

原文: At the period we have now reached, in the autumn of 1941, we had no mastery of the enemy air over Europe, except in the Pas de Calais, where the strongest German fortifications existed. (Churchill 2002: 339)

原译: 在现在我们到达的这个时期中, 即 1941 年秋季, 除了在德军防御最坚强的加来海峡以外, 我们还没有掌握欧洲的制空权。(YL Press 2012: 03)

试译: 眼下, 我们所谈及的这个时期是 1941 年的秋天。当时, 我们除了了解到德军在加来海峡布下了最为严密的防御工事以外, 对敌军在欧洲上空的部署情况一无所知。

分析: 细读源语篇和原译, 读者会发现原译文中的逻辑不通现象。原译译者将该句中 we had no mastery of the enemy air over Europe 理解为“掌握欧洲的制空权”, 译本并未充分考

虑原文的语场信息，没有达到语义场对等。加来海峡是德军防御工事最过硬的地区。如果加来海峡都已被英美盟军攻下，那么别的区域更是不在话下。因此，该句的 *had no mastery of* 应理解成“了解和掌握情况”。

其次，原译译者对于 *At the period we have now reached* 的理解也有偏差。根据上下文语境，以及作者描述时所谈及的人和物，*we* 在此应指“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人”，而不是“英国军队”，*reached* 应该理解为“现在的谈话所涉及到的”，于是我们试译为“我们所谈及的是 1941 的秋天”。

(2) 语旨对等

黄国文(2001: 4)认为每一个语篇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起交际作用的，属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通常都能看出其交际目的。丘吉尔作为二战中的英国首领，撰写本书时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在某些章节声明自己的著作尽量客观地还原历史事件，但在描述一些主要战况或人物特征时，他采用的语言仍然带有比较鲜明的情感色彩，译者应该对此保持敏感，力求还原这种情感色彩，实现译文语篇与源语篇在语旨层面的对等。在大多数时候，“虽然译文与原文的‘语场’相同，但是‘语旨’却不一样，语旨产生了变化，‘语式’也就随之变化”（张美芳 2001: 78）。以下示例将探讨这一类问题。

[3]

原文: *Most of our force got away, but the German fighters caught them during their return, and in the bright moonlight forty of our bombers were shot down.* (Churchill 2002: 253)

原译: 我们的绝大多数轰炸机都飞了回来，但德国战斗机在它们的返航途中截住了它们，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被击落了四十架轰炸机。(Yilin Press 2005: 274)

试译: 我们的绝大多数轰炸机都飞了回来，但它们在返航的途中被德国战斗机截住了。在惨白的月光下，我们的四十架轰炸机被击落了。

分析: 该段描述的背景是：英国出动空军轰炸德国，完成任务之后，却不幸在返途中遭到敌军拦截和袭击，结果有四十架飞机被德军击落，造成英军重大伤亡。显然，作为军事首领的丘吉尔此刻的心理活动是沉痛和无奈的。“*In the bright moonlight*”描绘的是当时作战的天气情况，原译将这一句翻译成“在皎洁的月光下”。这与丘吉尔当时的情感情绪可谓是背道而驰。一般来说，“皎洁的月光”用以形容迷人的月色，衬托静谧的环境和愉悦的心情。显然，原译虽然达到语义场对等，但并未兼顾语旨的对等。我们将其试译为“在惨白的月光下”。

[4]

原文: *This audacious Polish counter-attack, called the battle of the river Bzura, created a crisis which drew in, not only the German Eighth Army, but a part of the Tenth.* (Churchill 1986: Vol 1, 398)

原译: 这次英勇果敢的波兰反攻，即所谓“布祖腊河之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不仅吸住了德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一部分第十集团军。(Yilin Press 2012: 42)

试译: 这次英勇的波兰反击战，又被称为“布楚拉河战役”，此战攻势甚猛，不仅牵制住了德国第八集团军，而且还包括部分第十集团军。

分析: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波兰军队与英美结盟，听从英美联军的调遣对抗德军。此次布祖腊河之役是波兰军队向德军发出猛攻，给敌军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英美盟军制造了有利的局面。在描述这场战争时，作为率领英军作战的领导人，丘吉尔对波兰军队的表现赞许有加，因此在措辞方面应采用肯定的、赞赏的词汇。在原译中，译者并未正确解读作者的立场，将 *crisis* 译为“严重的局势”，不利于读者正确理解其中的语旨含义。因此在试译中，我们将其译为“此战攻势甚猛”，以突显丘吉尔对波兰军作战情况的褒奖。其次，“吸住”一词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也未能表现出德军在此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建议改为“牵制”，

以达到译文与源语篇在语旨层面的对等。

(3) 语式对等

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英语重形合（hypotaxis），而汉语重意合（parataxis）（Halliday 1994: 384），英语谋篇造句常选用两个或多个小句合并为一个较长的主从复合句的句型，有时还带有分词短语等，而汉语谋篇造句总是选择地位相当、作用相等的小句，按照一定的逻辑语义关系排列成篇。翻译时，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做一些合理的调整。以下是两个示例。

[5]

原文：I hope the Chiefs of Staff will beware of creating a situation where I shall certainly have to refuse to bear any responsibility for a decision which is taken on their level. (Churchill 1986: Vol 5, 79)

原译：我希望参谋长委员会谨慎行事，千万不要造成一种局面，使我对于按照他们的标准所作出的决定，不得不断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Yilin Press 2012: 256）

试译：我希望三军参谋长能充分考虑我的立场，在他们的层面上做出的决策，不应该由我个人来担当责任，我会果断拒绝这一不合理要求。

分析：这个句子实际包含三个信息点：信息 1：丘吉尔对这种不合理的决策形式提出异议；信息 2：丘吉尔希望自己的立场得到理解，信息 3：若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一意孤行，丘吉尔会拒绝承担后果。然而，原译过于遵守直译的原则，字字对译导致逻辑关系比较混乱，句义含糊。根据这几层意思的内在关联，我们采用了意译的做法，重新调整了语序，将逻辑关系梳理清楚。正如谭彬、李国庆（2016: 112）所说，所谓意译，应该是一种跨越文字障碍的再思考，译文和原文在字面、句式等方面少有对应。调整后的版本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语篇更为连贯，语义更为清晰，实现了语式层面的对等。

[6]

原文：He has absolutely no ground for complaint, as we have done no more than to hand the Italian representative the severe directions expressing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which had already received the cordial approval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have immediately reported all these matters to him. (Churchill 1986: Vol 5, 83)

原译：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埋怨我们，因为我们除了将苏联政府也表示热烈赞同的、要求实行无条件投降的严厉命令交给意大利代表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而且还立即把所有的问题都通知他了。（Yilin Press 2012: 298）

试译：此前苏联政府已经欣然同意无条件投降的条款，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些苛刻的条例交给意大利代表而已，也第一时间向斯大林汇报了这些情况，因此他对我们的无端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分析：原文包含一个很长的从句，在这个从句里，事情的前因后果较为复杂，而原译选择了字字对译的方法。这种为了在句式和语序上与原文达到一致的作法，不仅会使目的语语篇文字描述显得生硬拗口，而且破坏了语篇的流畅性和完整性，不利于读者理解其中的逻辑关联。如“因为我们除了将苏联政府也表示热烈赞同的、要求实行无条件投降的严厉命令交给意大利代表外”，该句定语过长，加重了读者的认知负担，延长了读者理解时间，是一个十分不经济的做法。我们尝试在语序上做了一定的调整，以便将事情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更清晰地呈现给读者。对于原文中的代词“him”，我们采用了明示翻译法，明示为斯大林，避免读者产生误解，以实现语式层面的对等。

4 结束语

本文以韩礼德的功能语言观为理论框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为语料，就如何

取得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的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本文认为，语义场、语旨和语式的对等是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就语义场而言，译者应充分理解源语篇的信息内容，主要信息不删减、不错译，根据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必要时可采用“明示法”，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清晰地呈现给读者，提升读者阅读的有效性。就语旨而言，译者可借助上下文，正确理解原文的语境，选用符合原文情感色彩的措辞，以实现语旨的对等。就语式而言，译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英文注重“形合”和中文注重“意合”的语言特点，将英文当中的主从长句，拆分为竹节式小句，按照符合逻辑语义组成连贯通顺的语篇，以达到语式对等。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以重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实践经验，提出和探讨一个如何审视翻译标准的视角，供翻译工作者参考。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2nd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2] 邝文霞. 从语域分析的角度看小说《纯真年代》中对话的汉译[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9.
- [3] 黄国文.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4] 李国庆. 翻译策略的选择与文化语境的对等——以人际功能为倾向的双关修辞广告翻译[J]. 外语学刊, 2008(6).
- [5] 张美芳.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对等[J]. 现代外语, 2001(1).

An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Quality in Light of Register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Deng Hui-min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ims at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Yilin 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Specifically, it adopts Halliday's register theory in its attempt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errors that occur in Yilin version and provide a better version with regard to the equivalence in: field, mode and tenor. The discussion has come to three important points. First, omissions in transla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semantic loss. It, together with translation errors, leads to the failure in equivalence of field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discourses. Second, mode refers to the emotion of the speakers and can be recreated with an emphasis on source text's connotative meaning. Third, to achieve equivalence in tenor,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word order and logic in both languages have to be considered when translators reconstruct the source text to meet the needs of target readers.

Key word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Second World War*; register analysis

作者简介：邓辉敏（1985—），广东南雄人，广州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19-03-15

[责任编辑：信 娜]